

近年來美國與中共的經貿關係

艾文魏

卡特政府與中共外交關係「正常化」的主要動機，或許是基於政治和戰略的考慮，期能藉此對蘇聯在亞洲地區勢力的擴張形成一種制衡的作用。然而，毫無疑問地，在經濟方面，中國大陸潛在市場和資源供給的假象，亦嚴重地影響了卡特政府與中共建立「正常化」外交關係的決定。

外交上的承認僅僅代表著「全面正常化」的第一個步驟，它消除了美國與中共間經濟關係進一步擴展的政治障礙；而凍結資產問題的解決、貿易協定的簽定、最惠國待遇的授與，才使雙方的經濟關係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美國與中共經濟關係的發展，對世界經濟亦造成了廣泛的影響。一方面，日本、歐洲經濟共同體和糧食出口國家憂慮他們在中國大陸市場所可能面臨的潛在競爭；另一方面，期以紡織品和輕工業製造品等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許多亞洲開發中國家，則就心美國與中共間經貿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共的經濟開放政策，會改變將來亞洲的經濟形勢，並迫切地重新檢討其經濟發展策略。但是，「正常化」外交關係建立後五年多以來，美國與中共經濟關係發展的情況如何？將來的展望又如何？確實引起了相當的注意。一般而言，美國與中共經濟關係的發展受到了許多因素的影響：中共經濟和外贸政策的演變、美國對於與中共貿易的態度與政策、中共內部經濟發展的情況，以及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動。本文將從這幾方面就近年來美國與中共經貿關係的發展，提出簡要的評估。首先，檢視雙方經貿關係發展的背景。其次，探視其發展情況和實際績效。最後，則剖析影響雙方經貿關係發展的重要限制。

一、美國以經貿關係為重心的中共政策

遏止蘇聯勢力的擴張，以維護美國及其盟邦之安全和利益，一直是美國全球戰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從尼克森、季辛吉

時代以來，美國對中共政策的轉變，便是基於認為與中共關係的改善，可以增強與蘇聯談判的力量而逐漸形成的。因此，自從美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之後，美國便致力於加強與中共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當然，戰略與政治仍是彼此間所最關切的問題。但是，自一九七九年以來，雙方却在經濟、科技、學術和其他方面建立了實質的聯繫。美國似乎相信，緊密的經濟關係將為敏感且仍受限制的政治和戰略利益提供得以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一九七九年八月，美國前副總統孟代爾在訪問中國大陸時，便明白地指出，「彼此間所面臨的基本課題，便是在共同安全的基礎上建立具體的政治聯繫，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文化關係，以及基於互利的目標推展經濟關係。今天我們所能達致的成就，便是將來發展的基礎。一九八〇年代，我們將共同合作來解決世界問題。強化全球經濟、包容國際爭端、保護國家的獨立——這些目標的達成須仰賴於彼此間相互關係的配合」^①。孟代爾進而指出，「強大、安全和現代化的中共符合將來美國的利益」。由此可見卡特政府支持中共的現代化計劃，並決心致力於發展與中共的貿易和經濟合作。隨後，由於雷根政府對中共政策採取較強硬的立場，以及雙方對各種國際事件的意見不一，顯示二者政治關係並未真正的鞏固，以致在政策上也未能發展出共同或平行的立場，使經貿關係的發展在雙方關係上顯得特別突出。

除政府部門的實際運作外，美國學術界對於中共政策亦提出了相當多的看法。包大可 (A. Doak Barnett) 認為，美國擴展與中共的經濟合作，協助中共達成其發展目標，將有助於中共政治的穩定，使其得以繼續推行務實的、成長取向的政策，並在相互依存的國際體系中採取較穩定和合作的外交政策，以及在國際問題上採取較合作的處理方式^②。此外，美國大西洋委員會 (Atlantic Council) 中的「中國政策委員會」，亦於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發表了題為「未來十年的中國政策」的研究報告，其中對於美國未來的中共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議，而有關經濟關係者有：(1) 一個經濟健全和安全的中共符合美國之利益，美國須協助中共發展經濟潛力。(2) 中共與美國的關係除奠定於共同對抗蘇聯的立場外，應嘗試擴大至經濟、科學、文化等層面，促成中共參與和解決國際問題。(3) 美國將透過貿易、輸出貸款以及對中共經濟之直接投資與中共合作。(4) 美國應探究彼此適用的法律及訴訟程序，以避免雙方在業務上引起貿易糾紛。(5) 美國應配合中共經濟發展所需及吸收能力，積極推動科技轉移，並促成中共公佈法律，以保障轉移時之利益。(6) 中共工業基礎強大後可能不符合美國國家的利益，美國應就西方科技對中共工業能力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廣泛的研究^③。

總而言之，經貿關係雖非目前以及將來美國之中共政策最主要的目標，但是，無可避免的，在八十年代中，美國與中共間的

註① A. Doak Barnett, *China's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pp. 503-505.

註② *Ibid.*, p. 370.

註③ 美國大西洋委員會，「未來十年的中國政策」，〈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二年十月二日，第二版。

經貿接觸將日益加深，且將成爲雙方關係的重心。

二、中共經濟和外貿政策的轉變

除外交關係的改善外，影響近年來美國與中共經貿關係發展的另一因素，乃是中共經濟和外貿政策的轉變。

一九七八年，中共領導人重新提出現代化的目標後，加速經濟成長已經成爲中共政權的首要任務。爲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所提出的「十年經濟規劃」，雖因三十多年來中共經濟發展模式的缺乏——效率缺乏和部門比例失調——而改採較穩健的調整政策，但是在對外貿易政策和措施方面，却有著重大的轉變，因而影響了對外貿易的發展。

由於一九五〇年代與蘇聯合作的痛苦經驗，中共的對外貿易和金融政策均持極爲審慎的態度。「自力更生」政策雖曾是過去中共內部爭論的論題，但是它却一直一直是中共對外經濟關係的指導原則^④。在此原則下，中共政權藉著減少對外經濟依賴和外人對中國大陸經濟的介入，以維持獨立自主的形象。然而，爲購買國外機器設備以致力於現代化計劃的推行，並減輕外匯短絀的嚴重壓力，中共的對外貿易政策有著相當大的修正。

一九七八年七月，中共決定對外開展補償貿易、來料加工、來件裝配等業務；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頒佈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對有關經營各方面權益等重要問題，做了原則上的規定。九月，中共進一步頒佈「開展對外加工裝配和中小型補償貿易辦法」，並對新貿易方式給予免除關稅、工商稅等優惠。此外，爲適應吸收外資的需要，中共又進行了涉外經濟立法的工作。一九八〇年以來，中共制定和公佈「個人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施行細則」，以及「有關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登記管理辦法」、「勞動管理規定」等。同時，中共在國務院下新設兩個委員會——「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以加強對進出口、外匯平衡、引進新技術工作和外國投資的管理。另一新機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亦在同時間成立，負責談判合營企業，在大陸內部選擇參與合營的適當企業，以及協調引進外國資本技術。此外，中共還設立了幾個地方性信託投資公司，例如「福建投資企業公司」，以吸引外人和海外華僑投資於地方企業。各種吸收外資和技術的新貿易方式固然提供了許多有利於投資的條件，但是，低廉的勞動，才是中共所憑藉的主要資源。新貿易方式的實

註④ K. C. Yeh, "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Trade: Recent Trends in A Long Term Perspective," *Issues & Studies*, May 1977, pp. 58-76; Nai-Ruenn Che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Post-Mao China: Polic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November 9, 1978, pp. 192-200.

施，使「以勞動換取資本」，成爲當前中共對外貿易最主要的特色。此種着重比較利益的外貿策略，與毛澤東所強調的經濟自給自足的政策，實大相背離。

在對外貿易管理體制方面，也有著重大的修正。主要的方向是圖藉著擴大地方和企業的外貿權限，以解決高度集權的外貿體制所帶來的產銷脫節、出口收匯和進口用匯脫節，以及地方和企業缺乏擴大出口的動力等弊病。近年來主要的變化是：1. 進行出口商品分級管理，擴大地方經營商品的範圍。2. 擴大地方和企業辦外貿的權限。3. 實行出口商品外匯留成制度，對「以進養出」的物資實行優惠稅制，鼓勵擴大出口。4. 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採取比內陸地區較開放的管理辦法，以促進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5. 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爲特別經濟區，以優惠條件吸引外商前往投資。地方和企業外貿權限的擴大，以及經濟特區的設立，實是中共外貿政策的重大轉變。

對「自立更生」原則的另一項修正是對外借貸立場的軟化。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共顯然不願意接受外國的投資以及財政或物資的援助，甚至不願與其他國家經營合資事業。此種相當保守的對外借貸態度，實源於對蘇聯所留下的痛苦經驗。因此，過去中共大都採取延期支付以及中國銀行和外國銀行間的互惠帳戶，來規避此種「不借款」的原則，使中共得以在政治上保全其沒有外債的虛有幻象，而在經濟上却享有低成本的融通資金^⑤。但是，爲解決現代化所面臨外匯短絀的困境，中共政權乃不得不背離此種政策，逐步軟化其對外借貸的態度，藉以尋求資金的融通。一般而言，中共對外借貸態度的軟化，包括了六個步驟：延期支付的利用、外國銀行在「中國銀行」的存款、與計劃有關的外國銀行貸款、國際銀行團貸款、與特定計劃無關的銀行貸款，以及政府間的貸款^⑥。近年來中共亦分別與西方國家政府或銀行簽訂各種貸款協議，並向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尋求經濟援助。

經濟政策的轉變亦影響了對外貿易的方向。在經濟調整政策，尤其是目前正在推行的「六五」計劃以及籌劃中的「七五」計劃下，很顯然的，中共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和設備的重點，將集中於石油、煤炭、電力等能源的開發，鐵路、港口、電訊，以及城市和工業區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輕工、紡織、建材、化工、冶金、機械、電子工業和旅遊事業中投資少、收效快，而能爲擴大出口服務的中小型項目。

三、經貿關係的發展

註⑤ K. C. Yeh, "Foreign Trade Under the Hua Regime: Policy,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Issues & Studies*, August 1978, pp. 23-25.
註⑥ Jan S. Prybyla, "Chang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 Interpretation," *Asian Survey*, vol. XIX, no. 5 (May 1979), pp. 423-424.

一九七九年以前，「上海公報」是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基礎。惟「公報」本身並非經濟關係的最後解決方案。許多困難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是，外交關係「正常化」却為一連串經濟難題開啓了解決的途徑。在所有這些問題中，凍結資產問題最為重要。因為早期中共政權所接收美國人民的，以及美國政府所凍結的中國人民的資產，若未能獲得解決，則正常的經濟聯繫將無以存在。凍結資產問題的解決，使最惠國待遇的授予所憑藉的雙邊貿易協定得以簽定。同時，最惠國待遇的授予，是擴展進出口銀行信貸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擔保的先決條件。此外，全面的銀行業務關係、海上通商和航空運輸間的聯繫，以及貿易展覽會等經貿活動，也須在資產凍結問題解決後，才得以推展。

（一）凍結資產問題的解決

凍結資產問題源於一九五〇年，美國因中共介入韓戰而凍結在美國的所有中共資產；中共隨即採取相對的行動。美國被中共政權所沒收的資產，總計約一億九千六百九十九萬九千美元；而中共被美國凍結的資產，大約為八千萬美元。

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前財政部長布魯門索（Michael Blumenthal）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在北平與中共就此問題達成初步的協議。隨後由美國前商業部長克蕾普斯（Juanita Kreps）與中共「財政部長」張勁夫在北平正式簽訂協定。協定中規定，中共將償付美國政府八千零五十萬美元，或每美元償付四角一分。第一筆償付金額，約三千萬美元，在一九八〇年十月一日支付；餘額則分五年分期攤付。美國則同意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解除所有中共資產的凍結命令。

（二）貿易協定和最惠國待遇

美國與中共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簽署了貿易協定，十月廿三日由總統提交國會審議。審議的關鍵問題，在於是否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結果，一九八〇年一月，美國參眾兩院分別通過此項協定，並於二月一日起正式生效。此項協定為期三年，並可繼續延長三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雙方同意將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到期的貿易協定有效期延長三年。

貿易協定為擴展雙方貿易和商業關係建立了基本架構。貿易協定全文共為十條，主要內容包括商務活動的安排，最惠國待遇的授予，貿易的促進，專利、商標和版權的保障，以及市場秩序的維護等。這是中共與他國所簽訂內容涵蓋最廣泛的協定。雙方的商業往來，如民航、海運、保險、專利、商標、融資等關係，都將循此架構而逐步建立。

然而，對中共而言，貿易協定的主要利益實在於最惠國待遇的授予。它將減低許多中共產品的關稅。譬如，美國進口中共棉襯衫的關稅，將由一七%降為九·三%；每磅二角的腰果進口關稅將予廢除；二〇%的軟毛進口關稅將降至一五%；而棉質床單

的進口關稅，將由一三·五%降為七·六%^⑦。此外，美國自中共進口的其他主要產品，包括羽毛、竹材、豬鬃等的關稅，亦將因最惠國待遇的授予而降低。

最惠國待遇的授予，亦有其重要的政治意義。根據一九七四年美國貿易法案的傑克遜——范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的規定，禁止將最惠國待遇和官方信用貸款授予拒絕或限制其國民自由移民的國家。此項限制原是針對蘇聯而來，但亦適用於中共。然而，假如美國總統向國會提出報告，指出該國國民將會有較開放的移民政策，或確有移民自由時，即可推翻上述禁止之議。

美國基於政治因素，原擬同時授予蘇聯和中共最惠國待遇。緊隨著關係「正常化」之後，中共領導人曾公開表示，將放寬移民限制。為符合美國的條件，中共迫於形勢乃故作姿態，實行較開放的移民政策。一九七八、七九年間，曾有一些大陸人民獲准移入香港^⑧，因此，卡特政府便認定中共已符合移民自由的規定。至於蘇聯，移民的數目，主要是猶太人，已有相當的增加；同時亦批准了較長期的出入簽證的申請^⑨。但是蘇聯當局強調這是屬於國內事務，堅決地拒絕對移民政策提出任何公開的保證。此種態度妨礙了美國國會通過授予蘇聯最惠國待遇的可能性。對美國而言，中共與蘇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乃加強了卡特政府單獨授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決定。

除此而外，緊張的國際環境亦迫使美國放棄「同等對待」的政策，並給予美國與中共在經濟，乃至於其他主要的國際問題上較緊密合作的歷史時機。由於蘇聯軍隊駐進古巴在美國內部所引起的爭論，以及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未獲解決，迫使卡特政府延緩授予蘇聯最惠國待遇的決定；同時，阿富汗事件的發生，更使「同等對待」政策失去其意義。這些國際環境的演變加速美國國會通過貿易協定的審議。

（二）紡織品貿易問題

貿易協定的簽訂，無疑地將提高中共商品的競爭力，擴大其對美國的輸出。雖然中共商品對美國出口的增加，其影響程度將取決於商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商品的競爭力等因素。但是很顯然的，在最惠國待遇下，美國對中共商品進口

註⑦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20, 1979, p. 52.

註⑧ 很諷刺的是，英國政府曾要求中共限制大陸人民移入香港，以防止東南亞的難民潮危機；而中共亦表示，對於非法移民，將採取包括槍殺在內的嚴厲制裁手段。

註⑨ 在此之前，蘇聯移民的最高紀錄是一九七三年的三萬四千人，但是一九七九年移民人數已超過五萬人之眾。*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79, p. 7.

的增加，勢將影響美國國內處於競爭地位的同類工業的就業情況。這也是美國政府所最關切的問題。據估計，授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將使美國減少五十萬個工作機會，主要是在紡織工業^⑩。

紡織品是中共在美國市場最具競爭力，而且亦是賴以賺取外匯以支持其現代化計劃的最主要商品。一九七九年美國自中共輸入的紡織品和成衣服飾達一億八千八百萬美元。數年之間，紡織品出口的迅速成長，已使中共成爲國際間紡織品貿易的主要供給來源之一，也引起了美國紡織工業界的嚴重抗議。因此，在貿易協定簽署之初，擁有二百三十萬就業人口的美國紡織工業，便極爲關切低廉的中共紡織品的大量湧進，對美國市場和就業所可能造成的損害；同時，紡織工業界亦埋怨一九七八年美國全部紡織品貿易所呈現的五十億美元的鉅額逆差^⑪。這些不利的情勢，使美國與中共間的貿易協定，在國會的審議中遭受了相當的壓力。

爲贏得國內紡織工業界及其在國會中強而有力的支持者的同意，卡特政府曾向紡織工業界承諾，將採取有效的措施來抑制紡織品的進口，並與中共進行協議，希望其自動限制紡織品的出口。但是當談判破裂時，美國於一九七九年五月，宣佈對五種中共紡織品片面設限。這包括棉質手套、棉上衣、人纖毛衣、棉長褲、棉襯衫等，期限一年。隨後，美國又宣佈增加對棉質女襯衫及人纖外衣兩項片面設限。雖然中共並不滿意於紡織品設限，但是以一年爲期的進口設限，對中共和美商紡織工業界仍是較能接受的折衷方案。一九八〇年四月，美國和中共又開始另一回合的紡織品貿易談判，並於九月十七日正式簽署爲期三年（一九八〇～八二年）的紡織品設限協定。該項協定對六項中共紡織品，諸如棉手套、棉針織襯衫、棉梭織襯衫、褲子、毛衣等，設定了限額^⑫。受限項目被允許每年有五%或六%的成長率。紡織品貿易協定亦規定，美國政府如認爲個別限額類別以外的紡織品的進口，造成市場擾亂情況時，美方得要求中共在三十天內談判抑制進口問題，並在九十天內達成協議；如協議不成，則根據美方提出的要求日溯自十四個月內的前十二個月的出口實績爲基礎設限。

紡織品貿易協定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卅一日期滿，可是雙方在該年八月起便開始續約談判；至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談判仍未能達成協議，美國遂宣佈溯自一月一日起對中共二十九類產品片面設限，原協定內之個別限額類別一律無成長率。然而中共却對美國採取強烈的報復手段，宣佈停止採購美國棉花、合成纖維和大豆等農產品。隨後幾經談判，雙方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三日簽訂爲期五年（一九八三～八七年）的紡織品設限協定。個別限額三十三類，其中三十一類爲成衣，計棉質成衣十六類，毛質成衣五類、人纖成衣十類，棉布二類^⑬。

註⑩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5, 1979, p. 3.

註⑪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1979, p. D11.

註⑫ 中華民國紡織業外銷拓展會，「中共紡織工業之透視」（臺北：紡拓會雜誌社），民國七十三年四月，第一二一頁。

註⑬ 同註⑫。

(四) 進出口銀行信用貸款

最惠國待遇的授予雖是美國與中共經濟關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惟貿易的擴張，主要仍決定於中共的償付能力和美國所能給予融資的限度。信用貸款的獲得，尤其是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融資，將是貿易得以擴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九七九年八月，美國副總統孟代爾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曾宣佈，美國政府計劃提供中共二十億美元的進出口銀行信貸融資。然而，儘管貿易協定業經國會審議通過，進出口銀行的信貸融資，並非必然有效。甚至在卡特總統認定給予中共進出口銀行信用貸款是符合國家的利益之後，有關進出口銀行與中共間的二千六百萬美元信用貸款的老問題，仍須預先獲得解決。這是一九四六年美國進出口銀行對中國政府的一筆貸款，後來為中共所接收。根據強生債務拖欠法案（The Johnson Debt Default Act），任何個人、公司以及政府機構禁止對不履行美國債務的國家授予任何貸款。

但是，當進出口銀行擬就債務問題與中共進行磋商之時，中共却認為未償還的貸款須由中華民國政府來償付。換言之，強生法案是否適用於中共實難以斷定。此外，強生法案亦有特例可循。強生法案明訂，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成員國並不受此限制，而中共符合了此項條件^④。因此，美國進出口銀行決定擱置其債務請求權，並與中共就授予信用貸款和信用擔保事宜進行協議。進出口銀行信用貸款，使美國廠商能夠與歐洲和日本的對手從事公平的競爭。同樣地，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亦得以與中共簽訂協議，這是隨著中共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後，擔保美國廠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風險的必要條件。

(五) 輸出管制的放寬

美國對中共輸出管制態度的轉變，是近年來雙方在經濟關係上的重大發展，亦是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偏向中共的重要表徵。

一九八〇年以來，美國對中共的輸出管制政策經歷了不斷的檢討和放寬。一九八〇年初，美國國防部長勃朗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宣佈，決定提供中共一座 Landsat-D 監視衛星地面接收站，並考慮售予中共某些「軍事支援裝備」。勃朗的訪問，顯示出卡特政府擴展對中共輸出高級科技設備和技術轉移的意圖。緊接著，美國與中共簽訂了建立地面接收站備忘錄，使中共得以接收美國通訊衛星的資料。此原是為協助中共農業、林業和礦業的發展，惟通訊衛星的利用，顯然亦將有助於中共改善其技術知識，而造成某種軍事上的利益。

一九八〇年四月，在輸出管制政策上，卡特政府專為中共創設了一新的類別——「P」類。此種新的類別，使中共得自輸出

管制較嚴格的「Y」類國家——包括蘇聯和某些東歐國家——中剔除，並得以購買到可應用於軍事方面的「雙重用途」的產品¹⁵。

一九八一年六月，雷根總統進一步宣佈，銷往中共之美國高級科技產品輸出許可證的核准，將以其技術水準不高於輸往蘇聯之產品的兩倍為準。同年十二月，美國並頒佈了出口指南，以推行新的輸出管制政策。出口指南列出了三十項可能授予輸出許可證的產品。這些項目包括某些電腦產品、光學設備、微縮處理機和資訊設備等。一九八三年五月，雷根總統更宣佈將中共列入輸出管制規定中的「V」類國家。「V」類國家包含自由世界國家，如美國在西歐的大部份盟國，及其他友好但非同盟國家。此一新政策的施行雖然仍面臨其他實際的考慮，但是就法令規定本身而言，它將使長期存在的出口管制問題，不再成為雙方經貿發展的主要困擾。為便利技術上的認定，美國並為新政策設立了三個「技術區」，用以審核輸往中共許可證之申請¹⁶。這三區是：1. 綠色區，是技術層次最低，最不具戰略危險性者。一般而言，在此區內的技術和設備，將可由商務部核准，而無須經過其他部會的會審。此區內的主要產品項目，包括：資料處理速度每秒一五五百萬位元以下的中型電腦、商用示波器及磁帶錄音機、內藏微處理機而未受其他管制之電子系統，及大型積體電路之生產及測試設備等¹⁷。2. 中間區（或黃色區），此區內之技術和設備須由商務部和其他政府機構依個案方式審核，而且除非能證明對美國安全利益造成顯著的威脅，應會受到准許。3. 紅色區，區內的技術和設備通常不會發給輸出許可證。這區內包括可直接運用於軍事戰略用途的產品。

(六) 其他重要的經濟活動

除上述各種主要經濟關係的發展外，美國亦與中共簽署了若干重要的經濟和科技協定。

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美期間，美國與中共簽署一項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合作協定」；雙方同意在農業、能源、太空、衛生、環境、地質學及機械等科技領域進行合作。此一協定為雙方在科技交流方面提供了法律基礎和合作架構。在簽署「科技合作協定」的同時，雙方亦簽署了「高能物理合作協議」。同年五月，又在「科技合作協定」的基礎上簽訂了「科技管理及科技情報合作」、「大氣科學技術合作」、「海洋及漁業科技合作書」及「計量及標準合作」等四項協議。

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簽署「商展協定」，美國並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在北平首次舉辦大規模的綜合性商展活動。同年

註¹⁵ 中共竊據大陸初期，曾被列入與蘇聯及其附庸國相同的「Y」類。韓戰以來，中共被列為完全禁運的「Z」類。一九七一年，當雙方關係解凍之時，美國會修改有關規定，准許對中共出口某些非戰略性的產品項目。一九七二年，中共又恢復原來的「Y」類。

註¹⁶ "U.S. Liberalizes Controls on Exports of Technology to China," *Business America*, November 28, 1983, pp. 33-34.

註¹⁷ Madelyn C. Ross, "Export Controls: Where China Fits In,"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1984, p. 59.

，中共亦先後在舊金山、芝加哥和紐約舉辦經濟貿易展覽會。一九八二年，美國在北平舉辦輕工業、石油開採設備和技術、以及電子生產和半導體等展覽會。一九八三年，美國也在北平、上海、成都分別舉辦機床、儀器、儀表、攝影技術設備、加工製造技術等展覽會。

一九八〇年九月，雙方簽署民用航空運輸協定和海上通商協定。十月，雙方代表在北平簽署一項穀物貿易協定。根據該協定，中共同意每年向美國購買六百萬噸的小麥和大豆。

一九八四年一月，趙紫陽訪美期間，同雷根總統簽署了「工業技術合作協定」。此項協定提供了美國廠商和經濟機構與中共有關工業技術合作的法律基礎。根據協定的規定，技術合作是針對著中共的工業計劃，並將包括情報的交換、技術團體的交流、融資的提供和可行性研究的協助。技術合作的範圍顯然將集中於中共列為最優先發展的工業部門，諸如煤、石油、交通運輸、通訊，以及提升現有工場和設備的技術水平。四月，雷根總統的中國大陸之行，雙方簽訂了稅務協定，使美國公司免除雙重課稅；美商的權利金收益亦可減半納稅。另外，商用核能合作協定的簽訂，也可能刺激雙方經貿關係的增長。

經濟和商務關係的逐步正常化，使彼此間的投資和貿易迅速的成長。美國在以包含技術轉移和訓練計劃在內的直接投資方面，似乎極為熱衷。根據一九八三年秋的资料顯示，在全大陸合營企業的外國投資總值中，美國佔三四%，居於首位。至一九八四年三月止，美國共對二十個合營企業投資近八千五百萬美元；若加上四月間貝泰（Bechtel Corp.）與中共煤炭開發公司所簽訂、以規劃和設計主要煤炭開採計劃為主、總資本三百萬美元（股權各半）的合營企業，則美國在大陸的投資總額將再增加一百五十萬美元^⑩。目前在營運中的合營企業，主要為儀器、藥品、吉甫車、刮鬍刀片、電梯和飲料等。此外，電腦、電子儀器的生產，以及能源的開採，亦是美國廠商投資的重點。

在石油工業方面，二十七家參與中共海域石油探勘計劃的石油公司中，有十一家是美國公司，其投資總額達六億美元^⑪。惟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海域石油的探勘，仍未發現具商業價值的出油量，而最早進行鑽探的英國石油公司已放棄第四口井。

在銀行業方面，七家美國銀行在大陸設有辦事處。這七家銀行是美國商業銀行、大通銀行、華友銀行、花旗銀行、芝加哥第一國家銀行、漢諾夫銀行以及第一聯美銀行。美國銀行界顯然對於中共能源開發計劃特別感興趣。

四、貿易績效和商品結構

註^⑩ China Trade Refort, June 1984, p. 8.

註^⑪ 同註^⑩。

(一) 貿易績效

在一九七一年乒乓外交以前，因美國自韓戰後對中共施以禁運，雙方間的貿易，事實上並不存在。一九七一年，雙方關係的解凍，造成了五百萬美元的貿易。這主要是中共經由第三國對美國的輸出。一九七二年直接貿易恢復後，雙邊貿易總值為九千五百九十萬美元。隨後兩年，主要是由於中共大量進口穀物，以彌補大陸產量的不足，以及世界性通貨膨脹的影響，雙邊貿易急遽地成長。一九七三年，中共對美國的出口值為六千四百九十萬美元，進口值却達七億四千零二十萬美元。一九七四年雙邊貿易值更達九億三千三百八十萬美元，其中，中共自美國的進口值高達八億一千九百萬美元（參閱表一）。但是此種迅速成長的趨勢隨即因中共農產品進口的中止而平抑下來。一九七五年，雙邊貿易值僅四億六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只達一九七四年貿易值的三六%。

一九七六、七七年間，由於農產品貿易遽減、中共內部政治動亂、以及天然災害的影響，美國與中共間雙邊貿易值降至三億多美元。這兩年期間，雙方的非農產品貿易雖有緩慢而穩定的增長，但是仍難以抵削農產品貿易中止所造成的貿易差額，以致造成美國對中共貿易連續兩年的貿易逆差。一九七六和七七年的貿易逆差分

近年來美國與中共的經貿關係

表一 美國與中共的貿易 1971~83年 單位：百萬美元

項 目 年 份	中共自 進出口 總值 (FAS)	美 自 進 口 總 值 (%)	中 共 自 進 口 總 值 (%)	美 對 中 出 口 總 值 (%)	中 共 對 美 出 口 總 值 (%)	中 共 與 美 雙 邊 貿 易 總 值 (%)	美 與 中 共 貿 易 總 值 (%)	貿 易 差 額
1971	—	—	(a)	0.2	5.0	0.103	—	5.0
1972	63.5	2.23	32.4	1.03	95.9	1.6	—	31.0
1973	(b) 740.2	14.17	64.9	1.28	805.1	7.8	—	675.3
1974	(c) 819.1	11.03	114.7	1.72	933.8	6.63	—	704.4
1975	303.6	4.11	158.3	2.20	461.9	3.17	—	145.3
1976	135.4	2.42	201.9	2.77	337.3	2.54	—	66.5
1977	171.3	2.59	202.7	2.51	374.0	2.49	—	31.4
1978	818.2	8.38	324.0	3.27	1,142.2	4.95	—	494.2
1979	1,716.5	10.94	592.3	4.35	2,308.8	7.88	—	1,124.2
1980	3,749.0	18.80	1,058.3	5.85	4,807.3	12.64	—	2,690.7
1981	3,598.6	16.68	1,895.3	8.79	5,493.9	12.74	—	1,703.3
1982	2,912.1	15.38	2,283.7	10.41	5,195.8	12.71	—	628.4
1983	2,173.3	10.78	2,244.1	10.20	4,417.2	10.47	—	71.0

註：(a)係經由第三國貿易。

(b)包括總值五千零六十萬美元經由第三國，但未運往中共之交易。

(c)包括總值一千一百七十萬美元，經由第三國，但未運往中共之交易。

資料來源：1.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1977-78*, National Foreign Center, December 1978. pp.11-12.

2. *Business America*, June 28, 1982, p.3; February 21, 1983, p.38, February 20, 1984, p.39.

別爲六千六百五十萬美元和三千一百四十萬美元。其後，由於中國大陸農產品的歉收，一九七七年秋，中共又恢復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再加上中共採行較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使一九七八年雙邊貿易值達十一億四千二百二十萬美元，約爲一九七七年貿易值的三倍，遠超過了一九七四年的高峯。貿易形勢的轉變，使美國對中共貿易又維持了順差的局面。一九七八年，美國享有近五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雙邊貿易值倍增，而達二十三億零八百八十萬美元。一九八〇年雙方簽訂貿易協定，相互授予最惠國待遇，雙邊貿易值增至四十八億零七百三十萬美元。惟在此期間，中共因經濟再調整計劃的實施、預算的削減，減少了對外的進口，使雙邊貿易值的成長趨勢減緩，甚至於呈現下降的現象。一九八一年，美國與中共雙邊貿易值爲五十四億九千三百九十萬美元，僅較一九八〇年增長了一四·三%；其中中共的出口值雖有所成長，但是進口值却反而下降了四%。一九八二年，雙邊貿易值更降至五十一億九千五百八十萬美元；中共的出口值雖增長了二〇·五%，進口值却減少了一九·一%。一九八三年，由於紡織品貿易談判的破裂，美國片面宣佈對中共紡織品進口設限，中共隨即以拒絕履行穀物貿易協定和中止其他農產品的購買，使雙邊貿易值下降了一五%，僅達四十四億一千七百二十萬美元；其中，中共出口值略微減少，而進口值却減少了一二·五%，使美國對中共貿易出現了一九七八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

一般而言，美國與中共間的貿易，中共對美國的出口呈相當穩定的成長，而其進口值却有著相當大程度的起伏。由此可見，中共對美國貿易的升降變化，主要是受其內部政經情勢和貿易政策所左右，這也是西方國家對中共進行貿易所最難捉摸和信任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認的，雙方經濟關係的推展，已提升了彼此間在對外貿易上的重要性。以一九八二年爲例，對美貿易所佔中共對外貿易的比重已由一九七八年的四·九五%逐步上升爲一二·七一%；其中，對美國的出口佔中共對外貿易出口總值的一〇·四一%；自美進口值佔中共進口總值的一五·三八%。美國成爲中共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僅次於日本和香港。另一方面，一九八二年，中共已成爲美國第二十一位商品的供給來源（佔美國進口總值的二·三%）和第十八位出口市場（佔美國出口總值的二·九%）。²⁰ 惟因中共對美國的貿易值起伏很大，其順位亦有相當大的變化。

（二）商品結構

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美國與中共開始進行貿易以來，中共自美國進口的最顯著的特色，便是農產品貿易。一九七三—七四年間，由於國際市場上供需緊張，中共在其他傳統的供給者，如加拿大、阿根廷等國無法滿足其穀物和其他農產品的需要時，被迫轉向美國進口農產品。一九七三年，中共自美國進口了六億二千五百一十萬美元的農產品，佔自美國進口總值的八四·五%；一

九七四年，農產品進口值為六億六千四百萬美元，佔自美國進口總值的八一·二%^②。為縮減貿易逆差，一九七五年，中共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銳減。這足以顯示，至少在「關係正常化」以前，美國僅是中共農產品進口的「剩餘供給者」(residual supplier)。但是，一九七八年穀物的交易恢復之後，農產品仍是中共自美國進口的最主要項目。一九七八年，農產品的進口，由一九七七年的六千四百萬美元，增加到五億七千三百三十萬美元，約佔中共自美國進口總值的七〇%^②。「關係正常化」後，一九七九年，中共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增至九億九千零二十萬美元；一九八〇年更倍增而達二十二億零九百三十萬美元。雖然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農產品的進口分別降為十九億五千六百三十萬和十七億零七百八十萬美元^②，但是仍分別佔中共自美國進口值的五四·四%和五八·八%。一九八三

註② William Clarke and Martha Avery, "The Sino-American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0, 1975, p. 514.
 註③ *Business America*, September 24, 1979, p. 8.
 註④ 一九八一年的數字取自 *Business America*, June 28, 1982, p. 4; 一九八二年的數字取自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Jan.-Feb., 1984, p. 53.

近年來美國與中共的經貿關係

表二 美國輸往中共的主要商品 1979~83年

單位：百萬美元，f. a. s.
(按船邊交貨計算)

國際貿易標準分類號列 (SITC No.)	商 品 項 目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04	穀類	482.7	1,263.9	1,331.6	1,236.1	535.8
	其中，小麥	214.1	1,039.3	1,269.0	1,046.7	377.7
	玉米	268.5	224.5	62.5	189.4	158.1
21	生皮及生毛皮	0.8	13.4	7.5	11.0	3.7
24	軟木及木材	—	41.5	99.2	217.0	234.3
	其中，原木	—	41.4	89.2	211.9	227.9
25	紙漿及廢紙	3.9	66.9	68.6	18.0	21.4
26	紡織纖維	419.2	895.3	791.4	272.9	31.2
51	有機化學品	11.7	39.7	44.4	39.5	25.5
52	無機化學品	15.6	22.2	5.8	8.5	20.0
56	化肥	44.6	152.6	131.0	147.0	167.7
58	人造樹脂	31.1	119.5	170.0	237.0	91.7
59	化學材料	21.8	47.5	55.6	61.4	47.4
61	皮革及其製品	3.9	49.1	64.2	65.1	26.0
64	紙及紙板製品	3.4	130.4	60.7	36.2	41.2
65	紡織紗線及布	33.9	133.6	283.5	127.9	17.3
67	鋼鐵	163.0	42.4	6.7	10.3	6.1
68	非鐵金屬	17.2	24.1	10.2	23.2	93.9
69	金屬製品	21.6	41.9	19.9	7.4	29.7
71	動力機械及設備	5.3	13.8	11.2	7.9	55.8
72	特殊工業之專用機械	108.8	63.0	67.2	70.7	88.4
73	金工工具機	10.8	7.2	3.7	3.3	24.7
74	一般工業用機械	18.1	35.4	34.3	34.3	46.6
75	辦公室用機械與設備	10.9	30.6	22.0	36.0	49.9
	其中，電腦及週邊設備	7.4	24.0	17.9	26.6	36.2
76	電訊設備	8.0	8.4	16.5	11.7	18.1
77	電力機械	7.4	17.0	18.2	24.3	40.8
78	道路機車輛	6.1	17.8	6.6	9.3	22.5
79	其他運輸設備	12.8	163.5	28.9	19.2	236.2
	其中，民用飛機	—	141.4	—	—	203.2
87	儀器	49.3	46.4	55.4	65.0	143.4
89	未列名雜項製品	193.4	239.1	162.0	80.6	20.9

註：1. 按二位數國際貿易標準分類號列分類。

2. 本表所列之商品係以五年內中共自美國的進口值超過一千萬美元者為準。

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轉引自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1984, p. 19.

年，中共為報復美國對其紡織品出口片面的設限，而減少穀物，尤其是小麥和其他農產品的進口；中共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降至七億多美元，約佔中共自美國進口總值的三〇%。

中共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主要是集中於小麥、玉米、大豆和棉花等四項。以一九八一年為例，中共自美國進口的數值，以及其在自美國進口總值中所佔的比重，分別是：小麥，十二億六千九百萬美元（佔三五·三%）；玉米，六千二百五十萬美元（佔一·七%）；大豆，一億二千九百七十萬美元（佔三·六%）。中共紡織纖維（以棉花為主）的進口，過去數年來有相當大的變化。由於受到中共注重消費品生產的新經濟政策和增加紡織品出口的外貿政策的影響，造成了美國棉花對中共出口的快速擴張。中共自美國進口的棉花，由一九七八年的一億五千七百三十萬美元，和一九七九年的三億五千七百萬美元，遽增至一九八〇年的七億零一百三十萬美元的高峯。一九八一年，棉花的進口值雖降至四億六千四百萬美元，但仍佔中共自美國進口總值的一二·九%^②。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棉花產量的增長和紡織品出口受到限制所致。

除了農產品外，美國某些非農產品項目亦逐

表三 美國自中共輸入的主要商品，1979~83年 單位：百萬美元，海關統計值

國際貿易標準分類號列 (SITC No.)	商 品 項 目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03	魚 類	17.3	6.3	23.4	17.7	11.5
05	蔬 菜 實 果	11.5	22.7	39.6	52.6	53.0
07	飲 嗜 料 及 其 製 品	12.0	13.0	16.6	33.5	25.4
22	油 用 種 籽	0.1	0.1	153.0	1.6	6.3
26	紡 織 纖 維	11.8	12.3	18.1	15.2	13.8
27	礦 物 性 肥 料 粗 料	8.3	25.1	33.6	38.8	32.8
28	金 屬 礦 砂	14.1	33.8	46.6	22.0	8.5
29	動 物 原 材 料	30.1	53.5	46.4	39.4	33.0
33	石 油 及 石 油 產 品	96.4	132.4	295.4	580.2	419.6
	其中，汽油	21.6	81.8	258.7	336.9	308.9
51	有 機 化 學 品	4.5	16.8	24.0	23.8	32.9
52	無 機 化 學 品	19.0	31.2	36.8	35.7	15.8
54	醫 藥 品	3.8	9.6	19.8	19.7	25.0
55	精 油 及 香 料	5.2	13.8	10.8	12.9	14.8
57	炸 藥 及 煙 火 品	15.6	23.2	24.7	31.1	29.0
59	化 學 材 料	5.2	6.6	8.5	7.1	10.4
65	紡 織 紗 線 及 布	55.7	140.9	238.4	225.9	244.4
66	非 金 屬 礦 物	5.3	15.3	27.2	33.6	41.1
68	非 鐵 金 屬	6.9	42.7	43.3	43.9	30.5
69	金 屬 製 品	10.5	23.4	41.3	55.8	63.5
74	一 般 工 業 用 機 械	—	1.6	26.7	18.2	13.3
82	傢 俱	2.8	8.8	15.8	23.0	27.2
83	旅 行 用 品	0.9	2.9	14.9	27.6	41.2
84	成 衣 及 服 飾 品	132.4	255.6	404.4	611.8	754.8
85	鞋 類	13.9	22.4	38.7	37.8	34.6
89	未 列 名 雜 項 製 品	45.4	95.4	128.1	139.2	155.2

註：1.按二位數國際貿易標準分類號列分類。

2.本表所列之商品係以五年內中共對美國的出口值超過一千萬美元者為準。

資料來源：同表二。

漸在中共經濟和各工業部門的現代化計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年來各種工業機械、中間投入產品、化學材料、電力機械、動力機械設備、非鐵金屬、儀器、電訊設備、辦公室用電腦及週邊設備、運輸設備，尤其是民用飛機等，在中共自美國進口中均呈現穩定的增長（參閱表二）。

另一方面，在中共對美國的出口中，主要是以製造品，尤其是紡織品為主。一九八三年，中共對美國出口的成衣服飾，由一九八一年的四億零四百萬美元和一九八二年的六億一千一百八十萬美元，增加到七億五千四百八十萬美元，佔中共對美國出口總值的三三·六%。一九八三年紡織紗線及紗布的出口，則達二億四千四百四十萬美元，佔中共對美國出口總值的一〇·九%。中共其他主要的製造品出口項目，諸如鞋類、旅行用品、傢俱、炸藥及煙火、金屬製品，以及化學品等，均有顯著的增長（參閱表三）。石油產品是僅次於紡織品的出口項目。一九八三年，石油產品的出口，雖由一九八二年的五億八千零二十萬美元，下降至四億一千九百六十萬美元，但是仍佔中共對美國出口總值的一八·七%。此外，蔬菜果實、動物原材料，主要是羽毛，亦是中共主要的出口項目。

五、經貿關係發展的限制

外交關係的「正常化」、貿易協定的簽訂、最惠國待遇的授予，以及其他經濟關係的發展，提供了美國與中共間經貿關係進一步擴展的基礎。但是，雙方間經貿關係的迅速成長，仍然存在著許多內在和外在的限制。明言之，經貿關係的發展，將受到中共增加出口的能力，尤其是石油和傳統產品的出口、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動、美國對中共提供融資的情況、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程度、中共經濟和外貿政策的轉變，以及美國對中共的貿易政策等因素的嚴重影響。

（一）外在的限制

1. 融資的問題

美國與中共間經濟關係的演變雖極為迅速，但美國在提供中共融資方面却遠落後於歐洲國家和日本。目前美國對中共所提供的較具體融資款項為美國進出口銀行對中共所提供的服務。一九八一年九月，美國進出口銀行首度批准了對中共提供貸款，金額為五千七百萬美元；一九八二年會計年度又提供了六千萬美元貸款、八百萬美元的擔保及四十萬美元的中期保險。在私人銀行方面，休斯頓市第一國家銀行對福建省提供一千萬美元的直接貸款^⑤。芝加哥第一國家銀行亦對福建省投資企業公司提供二筆小額

註⑤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5, 1980, p. 1.

貸款，總數達二千八百萬美元，以協助加速福建省的經濟開發^②。就近年來中共對外所簽訂的總數達二百七十億美元的貸款協議，而實際只利用二十億美元而言^③，這實是個微小的數目。主要的原因乃在於美國的高利率，使美元貸款顯得缺乏競爭力。以日本為例，日本進出口銀行對中共所提供的長期貸款，年利率為六·二五%，遠較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所規定，會員國對共黨國家提供貸款最低利率標準（七·二五～七·五%）為低。此項規定，目的在於限制各國政府間提供出口信用貸款所可能造成的競爭。然而，日本政府却聲稱，日本進出口銀行對中共的貸款，並非為圖利日本的出口融資，而是為協助中共資源的開發，因此並不違反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規定。日本政府進一步指出，中共可用此項貸款購買任何西方國家的機械和設備，將使西方國家和日本蒙受其利。此外，近年來法國、英國、義大利、澳洲等國家，亦曾向中共提供出口信用貸款。

除進出口銀行的信用貸款外，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The 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對開發中國家所提供年利率三%、期長三十年的貸款條件，更為有利。因此，高利率將使美國在外貿融資上居於劣勢。

2. 市場的競爭

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八年九月間，中共自外國購買了十四億九千五百萬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日本佔五二·一七%，英國佔二六·八二%，西德佔一七·七三%，義大利佔二·九四%，美國佔〇·三三%^④。這或許是由於缺乏「正常化」的外交關係，使美國只居於「剩餘供給者」的地位所致。但是，關係「正常化」後，美國仍將在中國大陸市場面臨嚴重的競爭。

在「正常化」關係建立之前，中共和日本便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簽訂了八年貿易協定（一九七八～八五年），以求擴展二百億美元的雙邊貿易。一九七九年三月，雙方更同意將此項協定延長至一九九〇年，並圖擴展四百～六百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量^⑤。此外，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中共亦已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聯合貿易委員會，規定每年開會，以促進雙邊貿易的發展^⑥。此兩項協定的簽訂，固然符合了中共分散貿易區、避免過份依賴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貿易政策；同時亦為中共與此二大工業力量間，提供了進一步擴展經貿關係的基礎。中共分散貿易區的外貿政策，顯然將增加西方國家在大陸市場的競爭，並限制美國在中共外貿上所扮演的角色。

註②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1979, p. D17.

註③ *Business America*, February 21, 1983, pp. 38-39.

註④ 此項數字是由 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1977-78*, Table A-11, December 1979, pp. 20-21 中經資料計算而得。

註⑤ *J. E. T. R. O. China Newsletter*, No. 22, July 1979, p. 5.

註⑥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1978, p. 46.

雖然近年來美國與中共經貿關係的發展，對其他工業國家和糧食輸出國家造成了相當的影響，而就心美國對其產品在中國大陸市場造成強烈的競爭；但是，同樣的，這些國家對美國產品亦形成了相當的壓力。

美國對中共的出口，主要包括農產品（尤其是小麥、玉米、大豆、棉花和油種籽），金屬製品或礦物原料（鋁、鋼鐵管、鐵屑）和機器設備（石油開採和探勘設備、運輸設備、民用飛機、建築和採礦設備、電腦、通訊設備、化學肥料工廠和灌溉設備）等，在所有這些出口項目中，除了某些特定的領域——農產品，如小麥和玉米；機械設備，如飛機以及石油開採和探勘設備——其他國家承認美國擁有某些優勢外，其他領域則彼此間存在著相當的競爭。例如近年來西德的鋼鐵加工、電力工程系統、煤礦開採和石化加工設備，日本的鋼鐵、電子、電腦、化學肥料和汽車工業；英國的發電機和航空設備，以及法國的石油開採和航空電子設備，對美國產品形成了強烈的競爭。

美國對中共輸出管制的放寬，固然有助於其產品對中共的出口，但事實上，美國對中共的政策，仍然在相互矛盾的兩種態度間遊移：一方面，美國視中共為友好的「國家」，並支持其現代化；另一方面，則視中共為可能威脅美國安全，或將美國科技轉給美國潛在敵人的共產集團。因此，在將中共改歸「V」類「國家」時，美國在出口規定上亦提出了限制的條件，亦即對中共出口的某些商品、資料及最後用途，需要額外審核，或予以拒絕。這些限制條件，與美國前此將中共單獨列為「P」類，並無多大差別。此外，大部份輸往中共的高級科技產品，在美國政府審核後，亦須經過對共黨國家輸出協調委員會（COCOM）的會審；同時由於美國和該委員會其他成員國（包括日本及不含冰島和西班牙在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國）的立場，有所不同，亦將限制美國高級科技產品的出口。

在農產品方面，美國雖與中共協議，每年輸出六百萬噸的穀物，但是其他糧食出口國家，亦是中共穀物進口的固定供給者。加拿大同意每年對中共出口三五〇〇四二〇萬噸的穀物；澳洲同意的出口量為每年一五〇〇二五〇萬噸；歐洲則為五〇〇七〇萬噸；而阿根廷為一〇〇〇一五〇萬噸^⑤。近年來中共由巴基斯坦、埃及、瓜地馬拉、蘇丹、墨西哥以及其他國家進口棉花，亦是減少美國棉花進口的原因之一。

美國農產品對中共出口的另一重要影響，便是涉及紡織品貿易爭端。今（一九八四）年八月，美國政府宣佈自九月七日開始，實施「紡織品產地來源新規定」，引起了中共嚴重的抗議，並暗示將以減少穀物進口作為報復，則一九八三年紡織品貿易爭端所造成的結果可能重演，而美國農產品對中共的出口也將受到嚴重的打擊。

除了來自工業國家和糧食出口國家的競爭外，最近美國匯率的升值，造成美國產品在大陸市場相對價格的提高，更將嚴重地

註⑤ Julia Sensenbrenner, *op. cit.*, p. 6.

削減其相對競爭力。

3. 外匯的賺取

中共在對外借貸政策上雖採取了較具彈性的措施，而近年來外匯準備的情況亦有所改善，但是由於現代化計劃所需的龐大資金和外匯準備間的差距，以及相當保守的借貸態度和力求進出口平衡的觀念的影響，商品的出口，尤其是石油和紡織輕工業產品，仍是支付進口的主要來源。

雖然紡織和石油產品近年來一直是中共對外貿易最主要的產品，以一九八二年為例，成衣、紗布和紡織製品佔出口總值的二五%，石油及石油製品則佔二一·六%；在對美國的貿易中，此兩類產品亦合佔對美國出口總值的六三%左右，但是中共以此來換取資本的外貿策略，至少在短期間，似乎並不樂觀。

中共石油及石油產品的出口，決定於石油生產的成長率、中國大陸內部對石油的需求程度、其他國家對中共石油的購買，以及國際石油市場的變化。

日本是中共石油的主要市場。在一九七三年以前，中共原油的出口仍微不足道。惟自一九七三年對日本輸出一百萬噸石油之後，石油已成為雙方貿易的主要項目。在一九七八年中共和日本所簽訂的長期貿易協定中，便要求日本逐漸增加石油的進口，並在一九八二年後達一千五百萬噸。貿易協定固然有助於中共石油的銷售，然而問題却依然存在。

為達成石油的大量出口，中共必須大大地提高其生產能量。因此，近年來，中共一方面增加石油開採方面的投資；另一方面則加強外資和技術的引進。但是，大陸內部對石油需求的增加，以及石油生產能量的減緩，甚至減產，均將使石油的出口減少。

一九七九年，中共石油的產量為一億零六百萬噸，僅較一九七八年增加一·九%。一九八〇年，中共石油却出現了一九六七年以來的首次減產，成長率為負〇·二%；一九八一年更進一步地減產了四·五%，一九八二和一九八三年的成長率，則分別是〇·九%和三·八%。一九八三年中共石油產量亦只能維持在一九七九年的水準——一億零六百萬噸。此種減產的趨勢，顯示出中共現存油井已逐漸呈現枯竭的現象。中共雖已致力於海域石油的開採，但是，即使投資工作能順利進行，石油的生產和藉以換取大量的外匯，亦將是八十年代末期的事了。另一方面，在同一期間，一九七九至八三年中共工業生產的成長率平均為七·七六%。由是，若將經濟成長的因素加以考慮，短期間內，中共實無法大量增加石油的出口。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曾通知日本，將一九八二年的石油供應由事先協議的一千五百萬噸減為每年八百三十萬噸。此外，中共石油品質的低劣，以及在處理上所需的額外成本，亦是銷售困難的另一重要因素。

由日本的例子，便足以說明中共石油在銷售上的困難。同時，國際石油市場的供過於求，以及油價的下跌，都將使中共石油失去其應有的光彩。

在紡織品方面，出口快速成長的展望，亦極為有限。雖然，在現行經濟調整政策下，紡織品、成衣及其他輕工業產品的生產和外銷，獲得了特別的注意。近年來出口的擴展，便是受到新政策的鼓勵。但是，出口的成長，仍將嚴重地受到世界經濟景氣變動的影響。此外，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強烈競爭，以及工業國家保護主義的抬頭，都將成為出口快速成長的限制。例如，最近美國政府實施「紡織品產地來源新規定」後，使中共廉價紡織半製成品無法再經由第三國的加工，並以其配額輸往美國，將使中共的紡織工業和就業遭受嚴重的打擊。據估計，大約有六萬名工人的工作機會將受到影響。

(二) 內在的限制

影響美國工業機械設備對中共出口迅速擴展的另一個主要障礙，乃是中共技術引進政策的轉變和吸收能力的限制。

由於財政困難和技術轉移利益的有限，中共技術引進政策已由過去主要依靠進口成套設備，轉向着重於引進可以融入中共工業結構的技術和知識。一九七九年以來更鼓勵和推廣多種方式的技術引進，特別是鼓勵許可證貿易、顧問諮詢、技術服務和合作生產。因此，近年來在技術和設備進口項目中，上述四種類型的合同金額所佔的比重逐年上升^③。

引進政策的轉變，將使中共對外進口不可能回復到一九七八—七九年的水準。例如，在石化和冶金工業領域，過去總值五千萬—一億美元的計劃，目前的交易額可能只有一—二千萬美元而已。雖然某些美國廠商認為，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簽訂，將會為將來生產營運時提供機械和零件銷售的機會，然而，對中共而言，許可證貿易等方式的技術引進却代表著進口替代。

先進技術和設備大量引進的另一重要限制仍是中共有限的吸收能力。中共經濟管理制度本身所造成效率的低落，以及因「十年文革」期間，教育制度破壞所造成管理和科技人才的缺乏，將阻礙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吸收和推廣^④，使美國機械設備對中共的大量銷售受到限制。

最後，中共雖然採取了新的貿易措施和制訂各項法律規章，企圖提供優惠的條件，來吸引外資、引進技術；但是，進展却極為緩慢。以美國為例，在總額八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的二十一個合營企業中，每家廠商的真正投資額大部份都在五百萬美元以下。

註③ 「中國經濟年鑑（一九八二）」，中文海外版（香港：中國經濟年鑑有限公司），第V—二八四頁。

註④ Denis Fred Simon, "China's Capacity to Assimilate Foreign Technology: An Assessment," in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 1, (August 13, 1982), pp. 540-550.

這些廠商認為，這些投資計劃甚至連中期的利潤也難以獲得。目前參與合營企業的目的，僅在於攫取將來中國大陸市場的一個立足點而已^⑤。造成新貿易措施效果不彰的因素很多，主要為雙方的利益無法結合、缺乏法律制度、欠缺基本設施、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缺乏相關產業的發展、缺乏管理的經驗、勞動品質的低劣，以及對目前經濟政策是否持續缺乏信心等。

由是觀之，儘管近年來美國與中共間的經貿關係確實有相當程度的進展，但是，這只是中共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和外交關係「正常化」後的一陣熱潮；從長期的觀點看來，彼此間經貿關係的發展，仍然受到許多難以控制、或有礙迅速改善的內在和外在因素的限制。在這些因素能獲得解決之前，美國與中共間經貿關係的發展，將不可能如同近年來一樣的增長。

註⑤ *China Trade Report*, June 1984, p. 9.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七元

國內：新臺幣五十元
郵資另加 平寄 美金 十五元
國外：航空 美金 六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